

自擊記

著原夫洛菲潘·聯蘇

★ 行印店分翼察晉店書華新 ★

編者的話

「目擊記」是指寫蘇聯紅軍英勇抵抗德國侵略者的報告文學。作者潘菲洛夫，在中國讀者中，已不算生疏，他的長篇小說「布羅斯基」，早已譯成中文。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全國人民在斯大林的號召下，立刻動員起來了，不論前方後方，男女老幼，一切力量都爲了「驅逐德寇，保衛祖國」！全蘇聯人民就是一個整體的堅如鋼鐵的軍隊。蘇聯作家也沒有放鬆他們的責任，他們的筆是槍，他們所寫的每一個字都是射擊敵人的子彈。希特勒匪軍算是在蘇聯找到了葬身的「空間」。它的最後崩潰就在眼前了。

編者一九四四年四月

目 錄

石治英少校	一
安托爾少校	一一
政治	二〇
軍才	二八
鷗加	四〇
羅野	四八
生治	五六

石洛夫少校

人們對於石洛夫少校傳說紛紛：有人說，他不僅具有超凡的勇敢——在現代戰爭中單有勇敢是不夠的，——而且是一位具有智慧和獨斷力的傑出軍事專家。有人說，他會多次潛入敵人的後方，在那裡炸毀他們的彈藥庫，消滅他們的司令部。又有人說，他真「敢進敢退」，在西班牙，在蘇哈拉，在中國參加過戰爭。總之對於他的傳說是很多的。人們在談話上不做任何保留，而且製造出各種奇談神話。

仲達說的前往會晤他時，是國都政務委員列甫琴科。他不過二十七八歲，也許還少些；他的面色很嫩，而且他那溫和的微笑使人覺得他完全還是一位青年。他在四年前畢業於農業研究院，並且不久之前還是在烏克蘭一個巨大的蘇維埃農莊擔任一等農業技術師的。

距前線總共不過二三公里，道路却是很危險的。列甫琴科說道：

「德寇總是由甲高地向着一切活動目標射擊，不管是汽車也好，行人也好，或是徒步行人也好。」

這就是我們在黃昏時候出發的原因。

起初，三個人原是並排走着，可是快走近日目標時，列甫琴科就堅決要我們一個一個地跟着他走，就是說魚貫而行。

「可不要走出小道，田野上到處埋有地雷，」他這樣說着。

過一會，他又低聲說道：「彎着腰，盡量彎低些，跟着我跑。」

我們鑽入了一條窄狹的小戰壕裡就跑起來了，只聽見子彈直在我們頭上亂飛。

「這個地方是敵人瞄準了的射擊點，」當我們由戰壕跳出來時，列甫琴科這樣解釋道。「並且他們有時隨便二排一排地開放機關槍，以防萬一。幾天以前有一個中士在此地打死了。他是一個很好的青年。因為自己不小心，竟犧牲了性命。」

我們又鑽到一個黑暗暗的孔道裡，由此，很快就到了掩蔽壕裡。

燈光明亮，照照着掩蔽壕底牆壁，帶皮樺樹築成的天蓋，鋪着香氣撲鼻的新鮮乾草的板鋪，一個小桌和一把自煖壺。石洛夫少校究竟在什麼地方？

「在陣上，」列甫琴科回答說。「前天我們得到命令要把德寇從甲高地趕走，」他打開一張地圖用鉛筆頭在圖上指着，給我們解釋「當前的形勢」。「這就是德寇佔據的甲高地。你們看，按地形看來，它並不算高，但是按軍事關係說來，它却起着很大的作用；德寇佔據那地方後，就可以鳥瞰一切，不僅有完全可能觀察我們部隊的佈置，而且還可能向它掃射。所以上級命令我們，要把他們由高地趕走。我們開始攻擊他們，今天已是第二天了。」

「怎樣？攻擊這樣一個小的高地？已是第二天了麼？」

「是的，是第二天了。」

我們的敵人是很狡猾的，要比他們更狡猾才行。所以石洛夫少校在昨天整夜裡只作小的攻擊來挑動敵人，消耗敵人精力。最後，他們以為我們沒有力氣，竟向我們進攻了。石洛夫少校也正是耍他們這樣幹：於是他就用迫擊砲轟射他們了。可是今天呢？石洛夫少校又想出了某種妙計……我們且去看看吧。」

二

夜間漆黑如像覆蓋了一層密厚的帷幕，冷風颯颯，寒氣逼人，一直到早晨還是如此。使人覺得只有天空是活動着的：它被火箭、迫擊砲火的閃光，砲彈的爆炸照耀得如大海一般地盪漾着。

「往這來，往這來，」列甫琴科說着，引着我們順着一條黑暗狹小的戰壕往草堆後邊走。

草味真好聞！

「這裡一切都變樣了，只有這些乾草底香味還沒有改變，」列甫琴科沉思地說道。忽然升起三個火箭，把戰地照得明亮了。

我們距甲高地已經很近，也許不到一公里了。看起來好像那裡長着一堆小樹叢。有一條小路彎彎曲曲的引向高地，右邊有一塊黑的，像洒了一層煤油似的馬鈴薯田。左邊有一塊像湖泊般的窪地。

火箭剛一熄滅，德寇就用大砲、迫擊砲、機關槍瘋狂地轟射起來。過一刻，又忽地

一切都停止了。好一片烏漆的黑暗。只有風颯颯地響着。近傍某處，又有一顆明亮異的發光彈飛過。

高地上發出轟轟的響聲，一瞬間又昇起了三個火箭來，於是清楚的看見一連德寇緊緊地攔着槍，整齊地踏着正步，順着那條踏得光光的小道往下走來。

「這是心理衝鋒！」列甫琴科低語道。

又昇起了三個火箭……該處已經差不多到了平地……有一個戰士竟忍不住跳起來了。而德寇們仍踏着正步向前走着，快走近馬鈴薯田了。大概是爲要表示德國兵士如何鎮靜地前進着，所以時時在他們那裡放起火箭來。

驕然間，有兩發探照燈光，由馬鈴薯田裡逕向該處照來，該處好像遇到意外的火山噴口一般止步了。同時就有幾架機關槍由右方小樹叢中掃射起來。德寇由於探照燈的驚嚇還沒有來得及清醒過來，就受到機關槍的掃射了。那些留得活命的，又被探照燈和機關槍追擊得東逃西竄，竟像鬼子在汽車燈前亂竄一樣；有的猛跑，有的跳躍，有的跌倒地上，子彈却把他們通通追上了，就地——在俄羅斯的田野上——結果了他們的狗命。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一瞬間。

看來，這種心理衝鋒，顯然是愚蠢的，似乎德國指揮部也明白這點的。

可是殘酷的機器已經開動着，第二連又照舊整齊地踏着正步，照舊用火箭照耀着，往下走來了。探照燈也就同樣地射向該處，機關槍立刻掃射起來……然而殘酷的機器竟還轉不停，第三連又同樣踏着正步從高地走下來了。

探照燈向上一射，閃了一閃，就好像玩耍一般的突然熄滅了。黑暗又籠罩了田野、森林和高地。夜風也嗚嗚地響起來。

「鬼東西。」列甫琴科在假靜中惡狠狠地說道。「石洛夫少校真行：虧他想得出。」又沉默了。

忽然在黑暗中，由各壕溝裡傳來了震耳的「烏拉」聲。

「去衝鋒了，」列甫琴科喘着喘喘，似乎是怕妨礙了衝鋒一樣，極力低聲地說道。

接着又是一股激動的「烏拉」聲。然後，在往高地的進口上，槍聲更迫擊砲聲更烈開放起來了，那聲討賊的喊聲，好像吸痰一般。可是已經晚了：手榴彈已飛進敵壕和掩蔽壕，紅軍戰士們衝進去了。德寇絕望的叫喊聲傳到我們這裡來了。

「啊——啊——啊，」列甫琴科拉長了喉嚨歡呼着。

三

天色微明，佔領甲高地後約過一小時，掩蔽壕裡抬來了政治指導員謝申薩夫。他本來始終都是與機關槍射手們一塊伏在掩蔽壕裡的，當他們掃射了三連德寇之後，他就走去向石洛夫少校報告完成了任務，在路上碰着了地雷。此刻他躺在板舖上——面色青白，滿臉是血，上下兩唇都有混着「火藥」塵土的鮮血凝結着。列甫琴科給他擦了擦臉，向他嘴裡倒了半杯白蘭地酒。但是他仍然抖成一團，好像在冰凍裡受了冷一樣。他總是向着一個方向嗚嗚嗚嗚地說着什麼似的，可是沒有人懂得他的意思。

「蒲申礎夫！你想要什麼？蒲申礎夫！」列甫琴科彎下身子就近他，看着他那已失了光彩的眼睛問着，可是仍然不懂他唧唧咕咕說的什麼，列甫琴科就拿了一個小本子，並把一枝鉛筆放到他的手裡，叫她寫。

蒲申礎夫是想要寫什麼，但是寫的彎彎曲曲，東倒西歪無從辨認。鉛筆也由手中掉出來了，他就撕爛起自己的衣服來，這樣撕爛已是毫無氣力，如同暈迷癱瘓一般。這已是臨死前的掙扎啊。

不一會就把他送往軍醫院去了，可是，在半路上他就斷了氣。

人們由於蒲申礎夫之死都悲哀地默然坐在掩蔽壕裡。坐着，等待石洛夫少校，希望他來消解這個沉悶的情緒。但是石洛夫少校久久沒有到來。列甫琴科幾次往他住的地方找他，每次回來不是說少校在換衣服，就是說他在寫新計劃，或者說他在寫家信。直到去最後一次列甫琴科才說了實話：

「真不得了。少校總在發呆：政治指導員蒲申礎夫之死竟使他大受刺激」，少頃，又補充說：「請你們不要奇怪，蒲申礎夫是一位有天才的數學家。他二十四歲時即在莫斯科大學獲得講座了。」

石洛夫少校底副官走進掩蔽壕來，大聲明亮地說道：

「石洛夫少校請各位到他那裡去。」

於是我們又來到昨天到過的掩蔽壕裡。今天掩蔽壕裡是打掃清潔了的，壁上掛了個小小的鏡子，甚至把自燬燈也擦得光亮亮的。大概是用磚粉或細繩磨擦的，上面竟顯

出了一條條的絲紋來！棹子上擺着吃嗎，並且還有兩瓶白蘭地酒。在棹子近旁站着一位年在二十左右，身材矮小，靈敏活潑的戰士。他的腰上掛着一把剃刀。一看見我們進來時，他就立正向團政治委員列甫琴科報告道：

「石洛夫少校有命令，叫等一等。他過幾分鐘就來。」聽他的口氣，似乎不是他服從石洛夫少校，而是石洛夫少校服從他似的。他賭氣似的又向這位列甫琴科說道：

「列甫琴科同志，幾天前，你在這裡，把我說得真不好意思，說我很久沒有給自緩盥洗澡哩。請你看，多變亮呀。好像鏡子一樣哪！」

「哈哈，考良，」列甫琴科笑道。「你把它刮刮得真不錯。再這樣刮刮兩三次，就會穿洞了的。」

「不妨事。兩年是用得。一年擦一次。」

我們都哄然笑起來了。

當石洛夫進來時，看他的樣子是很高大的。他的服裝清潔整齊。頭髮梳得光亮，臉刮得乾乾淨淨。起初我們想，他一定要以軍禮相見。可是，他卻很平常的問好了一句，隨即說道：

「同志們，我已聽說你們在這裡。但是沒能馬上去看你們；總是沒有時間。」

他坐下了，我們看見，他並不像我們覺得的那樣高大。他那寬廣的額頰，蔚藍的眼

睛竟像幼童一般，臉上顯着和藹可親的笑容。

「考良，你擺的太多了，」他指着白蘭地酒瓶說道：「我們都很疲乏，每人喝一杯

就够了一。」

「少校同志，所有的酒都在這裡。並且我們已經說好了，在吃飯的時候你是聽從我的。」

「考良，可不是在有空的時候罷？」

「因為，」考良並不注意少校的話，仍然繼續說道：「是我弄飯給你吃，不是你弄飯給我吃。因此我應該，為慶祝我們的勝利，要大吃大喝一頓……」

「噢，你對個人，」石洛夫微笑了一下，可是他的眼睛馬上又顯出悲哀的神色。我側問道：

「潘申羅夫之死究竟這樣經過？」

少校突然一驚，急把自己的眼睛轉向另一方說道：

「有什麼辦法，在戰場上，子彈是沒有眼睛的，連天才也不留情。我有時想到，過五百年後，或許三百年，也許連早些，人們會養成一種強烈的情感，不僅憎惡殺人，並且連打人都會憎惡的。」

「我想，就在那時，人們也不會責備我們的。」列甫琴科插口說道。

石洛夫少校微微地笑了一下，轉向我們說道：

「當然哪，這是不待說的，到那時，人們就會把我們和我們的國家當作是培養這種情感的創始人來看待……」他站起來了，大概他是慣於每在思索事情的時候總是來回走動的，但是這裡房屋狹小，沒有徘徊的餘地。然而他還是前一步、退一步地磨了一通。」

所以……我們要擊殺這般懶貨！就爲蒲申薩夫一人報仇，我也要像消滅蟲子一樣地去消滅他們。大家記得，高爾基說得非常好：「須要像消滅蟲子一樣去消滅敵人，」就是說，須要以同樣的憎惡心去毫不留情地消滅敵人。考良，我們就是要這樣去殺敵呀！」他用拳頭把桌子一捶，神色馬上改變了。

「對呀。對呀。少校同志，我們都去驅逐他們，把他們一直驅逐到鬼門關去。」考良底神氣也莊嚴起來了，他思索了一下，就拉了一拉少校底手。「可是，少校同志，你可要吃飯嗎，不然，真使人焦心哩：兩天沒有坐下來好好吃一頓飯了。這樣進行！要保體力豈啊！」他像似調似的說道，「要殺敵人，必須保養力量。」

「考良，你說得對。同志們，請吃吧。不過這樣太寂寞了，我們請克拉依諾夫拉拉手風琴吧。」

進來了一位面紅色潤的青年戰士，他後面還跟着一個矮胖胖的人。

「我們的明星，克拉依諾夫，真是好琴手，」少校把他的肩膀拍了幾下說道。「啊，布乍加羅夫！」他轉向那位長着一雙顏色淡黃而微眇的眼睛的矮胖戰士說道。「他是阿斯特拉汗草原上的居民姓布乍加羅夫，他是一個勇敢的機關槍手，又是唱歌的能手。同志們坐下，來唱一唱我們最愛的歌吧，」於是他就首先唱起「斯大林歌」來了。

我們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歌聲。大家在橡樹天蓋覆蓋着的地下與高采烈地唱着，完全不像衝鋒陷陣時的神情，而成了柔和、溫雅、帶有感觸的人們了。石洛夫少校那一副久受風吹雨打的面容馬上成了活潑天真的了。

在唱歌時，少尉亞爾才夫走進掩蔽壕來了。首先闖入德軍戰壕的就是他所率領的連隊。他的面色被「混有火藥的塵土」沾黑了，鬍鬚叢叢的，而他那兩隻疲憊的眼睛，好像立刻就會倒在牆跟前暈熟似的。可是唱歌剛一完了，他就立正報告道：

「報告少校同志，已經把甲高地防禦築好了。」

「很好，」石洛夫少校帶着滿腔的誠意向大家說道：「同志們！請讓少尉亞爾才夫坐首席吧；他今天是我们中的英雄。」

大家都讓亞爾才夫少尉坐首席。他坐下了。看他的樣子，似乎他馬上就會倒在牆上暈着了。可是當石洛夫唱起一個新歌時，亞爾才夫馬上把身子一振，像農夫一樣，把一雙手揮着耳朵，就以自己的低宏音調——深厚的，從胸膛發出的，又好像是傷了風的喉音——隨衆合唱起來了。

石洛夫少校驟然停住了，大家都很驚疑地望着他。

「噢，我遺忘了說，小姑娘受了震傷……很危險。」

「小姑娘？安托妮娜？」列甫琴科很驚惶地問着。「她在什麼地方？」

「送到軍醫院去了。」

「那末我……我去……我就到那邊去。」於是列甫琴科面色蒼白地走出去了。

安托妮娜小姑娘

雖然她已經有二十四歲，雖然她曾畢業於醫藥專門學校並獲得醫生的稱號，可是人們却還是稱呼她為安托妮娜小姑娘。而且她的身材也並不矮小。可是不知為什麼，所有的人，——無論政治委員也好，普通戰士也好，甚至在不久前才到戰線上去的我們也好，——毫無例外的都呼她為安托妮娜小姑娘。或許是因為她那兩隻纖細而銳敏的小手和孩童般的微笑吧？或許是因為她坦白直爽，天真爛漫，對任何人都像兒童愛戀大人一樣的親熱吧？究竟不懂，為什麼給她取了這個名字，況且她又完全不是一位軟弱無能的女子哩：她才到戰線時，只知道醫術上的事情，可是不久後就成了一位有名的演說家和很好的讀報者了，並在很短的時期內，學會了開汽車。一切都在她的手裡沸騰起來了。獨有一件事，使她無論如何不能學會的，——這就是射擊。有一次石洛夫少校送給她一枝裝在精美皮套裡的勃郎寧：

「小姑娘！因為你什麼地方都去的，送給你這枝手槍以防意外吧！」

但是這枝用精美皮套裝著的勃郎寧却始終掛在她腰鋪前的牆上。不錯，第一天晚上她很注意地把它看了多時，甚至她已經問明怎樣放射了。可是當人們叫她到街上去放的

時候，她就把兩眼緊緊的一閉，說道：

「不去。以後再說吧。不然射着人怎麼辦。」

「射着誰？是夜裡呀。往空中放吧，難道怕射中蝙蝠不成？」軍醫正薩諾克吉這番呵責她說。

「唔，就算蝙蝠吧？它也是想活着的哩。」

「真好笑。在戰線上，還怕打死蝙蝠。」

安托妮娜把頭一偏，望着牆角，把嘴一抿，迅速說道：

「哼，對呀！真是好笑！你不好笑麼？在吃飯的時候都戴着刺盔哩。」

「小心刺盔是時時刻刻都需要的，」薩諾克吉臉紅了一紅。他有一個毛病：他無論何時都不肯丟開刺盔。吃飯也戴着，在街上也戴着，在醫院裡也戴着，甚至躺下睡覺的時候，也定要把它放在枕頭旁。「時刻都要小心哩，」他又重說一遍，並且用兩隻手摸撫着臉，以便遮蓋臉上的羞色，同時他又想道：「好刺盔啊！好吧，等着吧，總有輪到我的時候。」

當時的談話就於此完結了。

可是今天薩諾克吉決意要堅持自己的意見。

原來德寇前天會從甲高地向救護軍工作人員的公共宿舍裡射擊。在公共宿舍房頂上明明鋪有紅十字徽，而且徽號很大，很遠就可看見的。但是，德寇立意要射擊救護隊員公共宿舍。結果有數人被擊斃，有數人成了殘廢。今天指揮部決定要把德寇從甲高地上

趕走。

「那末，安托妮娜小姑娘也會想到前線上去，這是一定的。但是須要攔着她，不讓她去。最好我親自去。況且我是軍醫正，我可以命令她。」薩諾克吉這樣思索着，進到房裡去了，這個房子是總救護處，安托妮娜小姑娘也住在這裡。

她正在自己住的房角上，嗚嗚吟吟地作着什麼事情。

薩諾克吉嘆了一聲。本想把鋼盔摘下來，但是却沒有摘下，他決意要以此來表明：今天的環境是特別複雜的，緊張的，而且是危險的。

安托妮娜從屋角上往外一望，就高聲喊道：

「唔！薩諾克吉同志！此刻並沒有轟炸，請你摘下鋼盔來吧。」此時她已穿上全套軍服，肩掛着藥囊，向他走來了。

「唔……唔……唔！」他拉長了嗓子，把鋼盔更緊緊地按了一下。

「唔……唔……唔？」她帶着疑問的神色望着他。

「唔……唔……唔……。即是……。不，不是的。不是的。」薩諾克吉連忙說着，害怕地再重複說「唔……唔……唔……」會使這樣的談話延續不止。

「薩諾克吉同志，為什麼你今天總是用一些含糊糊糊的感歎字眼說話呢？」

他一聲不響。只是坐在那裡思索着：

「啊，或者我想把她留在這裡也許是不對的吧？」薩諾克吉素來是喜歡向自己發問的，却又不給回答的。本來他還可繼續再給自己發問題的，但是安托妮娜已經走到房門口，預備離開房子了。「也不帶手槍麼？」他開口了，「不行，這樣是不可以的。」

要帶上手槍！」

於是他親自給她佩上手槍。給她佩上後却又害怕起來了。

「你可知道，昨天我們有多少救護隊員犧牲了？」他說道。「不，不只是在公共場合中，同時在前線上也有犧牲啊！你懂得麼？你懂得麼，這些野獸在前線上也開始嚼噬我們救護隊員哩。真是野蠻。你懂得麼？向來的戰爭還沒有過這樣的殘酷哩。你懂得麼？」

「哦，我當然懂得。但是我可要去的哪。總不能把受傷的戰士們丟在戰場上不管！」

薩諾克吉把眉頭一蹙，故意帶着粗暴的口吻說道：

「你大概今天給母親寫了信吧！注意啊，小心一些呀，不然，它可能始終是一封未完的信呀！」於是他就走出門去，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二

薩諾克吉剛一走出，安托妮娜就將寫給母親的信從書裡拿出來。「媽媽：這裡的人都喜歡我，我想告訴你，」——往下她還沒有寫出來，此刻她把頭低在信上，一剎那間在腦海中現出老母親底慈顏，人們都稱呼她的母親做克魯妮嬌嬌。隨後她取出了母親底相片，用小手指輕輕地撫摸母親底頭說道：

「好媽媽！你的頭髮都這樣的斑白了……也許……噢呀，不，不會的！」她立刻把悽慘的念頭拋開，露出親熱的微笑來。她又回憶起母親送她上火車的情形來了：她把女兒送到火車上並沒有落一滴眼淚，反倒故意帶着生氣的樣子咕咕噥噥的，不知爲什麼。

她總是給安托妮娜整理她那碧藍色的帽頂。可是火車剛一開動，她又突然淚如泉湧了。所有這一切，此刻都湧上安托妮娜的心頭。「好媽媽！」她把相片收起之後，就急忙離開房子了。

這是在初，燥熱的盛夏了一箱密密的雜草，沉重得像壓上了一層厚厚的烏鐵。已聽到前線自強及他會公報復。砲雷隆隆地從安托妮娜屋上飛過，似乎就要落在她的頭上。一樣。有時這會火會炸起，在空軍飛回，則對對官員的察問，熄滅時又落下地來了。再說，有時這會火會炸起，在空軍飛回，則對對官員的察問，熄滅時又落下地來了。發作的，這會火會炸起，在空軍飛回，則對對官員的察問，熄滅時又落下地來了。間火光和爆炸的轟轟。隨後她就流着汗的小道跑去，很快就來到了石洛夫公於所住的掩蔽處。

石洛夫少校正在打電話，下了一個什麼命令，這種命令是安托妮娜完全聽不明白的，當時而叫「快打打打」，時而又叫「特維爾拔」，時而又叫「巴黎」話。他忽然中止不說了，轉頭向着安托妮娜微笑着說道：

「——啊！小姑娘！你來了？這很好。按時來到了，」他看了看錶。「對幾分鐘後我們就要開始進攻了。你也去吧。可是不要一個人去，要帶着看護生雅沙一同去。他在那邊掩蔽壕裡。你去找他吧。」

看護生雅沙較安托妮娜年輕。面上有些黑斑，鼻子上翹着，他說起話來總是離不了自己的慣用語。例如，他若是對於一件事情高興時，他就說道：「這個真好極了，簡

直好得要命。」

他與安托妮娜一塊，到了少尉亞爾才夫連部。亞爾才夫平素是像農夫一般沉靜而莊嚴，當看見安托妮娜時，就轉告戰士們說：「安托妮娜小姑娘來了。」戰士們一聽說，馬上都活躍起來，個個高興了。他們都知道安托妮娜小姑娘，她曾屢次與他們談話，讀報章給他們聽。

亞爾才夫少尉很靈巧地把燈光一開，看看鐘。恰好十二點鐘。他低聲向安托妮娜說道：

「請你留在這裡。不要往戰壕那裡走來走去吧。我來下一個口令，」他就挺起他那魁偉的身軀高喊道：「同志們！爲祖國！衝上去呀！」他就領先衝向德寇戰壕去。

金塔陶前猛撲：戰士們挺着被火箭照得光亮的刺刀，邁步衝進，喊着「烏拉」之聲，震動山岳，跳過土堆壕溝，好似決堤洪流一般衝入敵人戰壕去了。

安托妮娜小姑娘站在原來地方，兩手緊抱胸前恰像中了催眠術，望着戰士們飛跑。雅沙向她喊道：

「不受你的了！」

她急忙奔向雅沙，雅沙在給一個戰士綁傷。她一面綁着，一面不慌不忙喃喃地說着：「把德寇從洞穴裡驅出來真痛快，簡直痛快得要命。」

安托妮娜連忙來幫助他。她那兩隻銳敏的小手，綁起傷來，非常迅速，整潔而且輕快。

少尉亞爾才夫率領的連隊把德寇從第一道戰線底戰壕和掩蔽壕裡趕走之後，馬上衝入第二道戰線，隨着又撲向第三道戰線去了。

「烏拉」的聲音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已聽不甚清楚了。雅沙與安托妮娜也跟着連隊前進。他們只顧工作着，連林邊昇起的曙光也沒有瞞見。

在掩蔽壕旁有一個負了傷的德國兵士痛得倒在地上打滾，叫喊不絕。

「你去給他綁一綁！」安托妮娜對雅沙說道，她自己却跑到一個呻吟着的紅軍戰士那邊去了。

這個紅軍戰士在一個小窟裡，正像所有受傷的人處在這種情形一樣，盡力向一條小溝裡爬去，以便掩蔽起來，免遭意外的打擊。安托妮娜跪到地上，很快幫他把那被子彈打穿了的腳綁起來。這個帶着伏爾加河流域口音的戰士，向她上口不接下口地呼着氣，說道：

「醫生同志，請您不要割掉我的腳吧。沒有腳我就不算活人了。不管怎樣也請您給我留下。醫生，您明白嗎？」

「當然明白。沒有腳，還算什麼活人呢？」安托妮娜不由的也學着他的口音回答着

這位戰士一聽到她說着他的鄉土口音，就高興極了，他微微地一笑，立刻顯着親熱的口氣，便不再稱她做「您」而稱「你」了：

「你完全是我們家鄉人吶：你像我妹妹瑪露霞說話一樣。真是，你簡直是我們家鄉

人咧。」

「真的，真是你們家鄉人。戰爭完結後，我們一同到你們家鄉去看看。」

戰士很表歡迎地連連點頭。

就在這一瞬间，發生了誰也料想不到的意外事件。距安托妮娜不遠有一堆樹叢，忽從這樹叢中掩蔽得非常嚴密的洞穴裡鑽出一個衣服襤褸憔悴，鬚髮蓬鬆的德國兵士來。初看起來，他像一個瘋子。可是他一站定起來，向那個正在給德國兵士們傷的雅沙一看時，就隨手擲去了一顆子榴彈。這是安托妮娜身不會忘記的。她一見手榴彈爆炸了；雅沙的一隻手就使用這槍身的一隻眼睜了；那德國兵士就神氣地跑起來了。這個德國兵又轉過來向着她把手槍舉一舉。

安托妮娜急得向洞裏，高叫道：「惡鬼！」她上看見這德國兵舉起一彈，像遮掩拂百灰塵似的，就神氣地倒地上了；這是突然出現於她背後的一位戰士準確地向他開了一槍。

「呵……呵！也被打死了！」在德國海軍艦艇一閃，就在同一時刻的忽然被什麼猛擊一下，她就像一個小小窠兒一般倒在一顆土圍下面了。於是她母親的驚呼，愛咕咕嗚嗚却又及好人的驚訝見奇，那位受傷的戰士，寫給母親的未完的信，以及那個德國鬼惡面貌，一時都在她的腦海裡閃現起來，……忽然這一切又被黑暗吞沒了。安托妮娜小姑娘竟彷彿滑下到深淵的深淵……

石洛夫少校看見那個德國鬼倒地，手榴彈爆炸，安托妮娜小姑娘忽被擄倒時，發呀了

一聲。他連忙跑到她跟前把她抱在手裡，向屋外走去，低聲說着：

「嘿，安托妮娜！我們的安托妮娜小姑娘呵。」

過幾天後，安托妮娜小姑娘才甦醒過來，又過了幾天她才會說話了。今天她躺在那間病房裡，這是她以前常以醫生的資格來過的，並在這裡給自己的母親寫信問候。她向着窗戶躺着。初冬時節：已降下了初次的雪絮。安托妮娜一面看着雪一面寫信：

「媽媽！這裡的人都喜歡我。我們這裡，地面上已滿鋪雪絮。戰士們還前線上帶來

了松枝當作鮮花送給我。松枝真是清香得很，媽媽……」

信的語句是支離紊亂的，然而它却異常熱烈而坦白，如安托妮娜小姑娘的全副精神一樣坦白。

政治委員列甫琴科

政治委員列甫琴科踏着輕快的脚步，穿過曠野奔向少尉亞爾才夫底掩蔽壕去了。他每逢事情順利的時候，踏着那樣輕快的脚步，覺得全身都是輕爽的。今天是順利的一天，把德寇從甲高地趕跑了。他們的戰壕和掩蔽壕已被少尉亞爾才夫帶領的連隊所佔盡了。列甫琴科與少尉之間有一種心心相印的深厚友情。可是他們從來沒有明白談過，每逢見面，只是親熱地互相凝視而已。

列甫琴科走至掩蔽壕門前，不由的止住了脚步。他原想是亞爾才夫一人在裡面，可是一看，却有一羣戰士正在圍着他。大家都在興奮熱烈地爭論着。青年琴手克拉依諾夫拼命地證明說：友愛，一般就很少有的，尤其是一到生死關頭，所謂友愛大半都像鷓鴣一般飛到九霄雲外了。大家都起來反對他。只有亞爾才夫沒有作聲。他坐在牆角上，看來是在打盹。此時他却舉起一隻手，把臉撫摸了一下開口了：

「在戰線上，除了對於祖國的義務和天責外，主要的「法實」就是友愛」。亞爾才夫說了「法實」二字之後，立刻催促不安起來，覺得把自己的意思說得不很確切，可是轉眼看見人們都在很注意聽他，就安然繼續說道：「譬如在我們團裡有一個人，我對編

，當然向來都因是上司而服從他，可是他若是遇有不幸的事情時，我定去拯救他，這就已經不只是因為我的職責所在了。」

「若是與你的生命有危險的時候，你也去嗎？」克拉依諾夫帶着其幼稚的青年激昂神氣打斷他的話反問着。

「這一點我連想都不會想到的，我只知道：如果我沒有把我的朋友拯救出來，那我也就是不爱惜我自己了，」亞爾才夫的臉都發紅了。

「好一個漢子，」——列甫琴科這樣想道，他本想也進去加入爭論，可是克拉依諾夫又更激昂地喊道：

「我知道，你是指讓說的——就是指政治委員列甫琴科啊。」

列甫琴科聽到這句話馬上向後退了幾步，悄悄地走出來了。夜間從掩蔽壕裡走出，便覺得分外黑暗。列甫琴科詢問了哨兵往第二道防線戰壕去的道路後，也沒有帶着副官就往那裡走去了，這是很茫然的：不一刻他就迷失了道路，走到了一個樹林裡去了，在一個轉向山溝的角上突有幾個德寇向他撲來。列甫琴科甚至未及拿出手槍來，就被網住了。

「啊！」他這樣一想，「我也陷到被俘虜的「生口」地位了。好吧，這個也來嘗試一下吧，」——列甫琴科素來無論怎樣，那怕是處在最困難的情形下都沒有張皇失措，可是此刻他的心房却不由自主的緊縮起來，口乾燥得要命了。

「好吧。好吧。可是要叫我們人知道我的下落才好啊，」——他想着，就把身子向

前一衝。

馬上有一條口袋罩在他的頭上了，他卻覺得，他被裹起來揹走了。

過數小時後，他竟出現在一間壁上釘滿著地氈，窗戶上掛著簾子的房內了。一個頭髮梳得光光的德國人坐在桌旁，他微笑着站了起來，指着一張沙發椅，用德語說道：

「列甫琴科政治委員，請坐吧。我們差不多是老相識，雖然你很少注意我，沒有像我那樣注意你。這要算是你的失禮。請坐下吧。我認爲米列爾。你聽見嗎？沒有聽見過吧？我們有件事情需要和你談談。可不是麼，哦，你不願意坐下。你認爲我是大德意志民族代表願意在我面前站着說話麼？」

列甫琴科坐下了。

米列爾底眼睛却閃着兇光了，可是他又微笑了一笑，用力把窗簾一拉，說道：

「願意看一看我們怎樣教練青年嗎？教練他們的青年啊！」

列甫琴科向窗戶一看。只見窗外是一條鄉下的街道，有一棵柱子，在柱子上綁着一個裸體的人，好像釘在十字架上的受刑刑似的。

「這是你們的兵士」，米列爾說道，「現在就以他來教練青年，射擊活的目標。」

果然，從房屋後邊出來了一群兒童，約莫二十個人。看他們穿的服裝便可斷定，他們都是工藝講習所的小學生。當下跟在他們後面出來的，還有一個德國人。這個德國人走到他們跟前，用手指着那釘在十字架上的紅軍戰士向他們解釋了半天。

「這是給他們講，」米列爾說，「人底那一部分是致命的部分。你懂得麼？這就是

腹、心和腹部。比方我總是喜歡對着腹部射擊的；那時人以爲他還活着呢，但實際上他已經是死了。我們鼎鼎大名的宮立德里醫生是很懂得這一切的。」

只見那個叫做宮立德里的人，從那紅軍戰士跟前走到一個男孩子面前去了，把一枝步槍塞在他的手裡，他發令了一聲——大概是說，「開火」。這個小孩子即縮成了一團，向四下一望，忽地翻着一筋，仆到地下，就像被拋到岸上的魚一樣，身體不斷地跳動着。這個宮立德里馬上搶到他跟前，將他身子一轉，照準他的後腦，放了一槍。

「好呀！對呀！」米列甫喊着，又轉回身來，他帶着那一個紅軍戰士的勇氣，說：「不然怎樣？這不是男子漢，這是女孩子的態度；男子漢是應當發命令放槍的。不然怎樣？我們捉他們來，爲的是要把他們訓練成勇士，不然怎樣？好，請你看看希特勒青年怎樣射擊吧。」

從院子裡跑來了六個穿軍衣的惡漢。他們站成一排，宮立德里站一線，米列甫站一線，就齊向着裸體的紅軍戰士放去了，並且馬上都撲到他的跟前，去研究那致命的地方。

米列甫大概是看見列甫科底眼睛閃着怒火了，這把燭燻一捲，歪歪嘴脣說道：「你以爲你們的小孩子不會射擊紅軍戰士麼？定會射擊的。不射擊？好，那好辦！誰不開槍，我們就把他們通通槍斃掉。在一百個內總會找出一個來的。呀！唔！唔。這個人就會是……」

隔壁傳來了奏樂聲。米列甫完全變了神氣，把所有裝腔作勢的客氣面孔都拋掉了。跟着神態的跟隨着到列甫科跟前，用手指頭把他的鼻子一挑說道：

「喂！你這個人！够了，別再「迷惑」傻子啦！」大概他是想說別再「裝傻」了。「我要你做的事情並不多——把我的人引到戰線那邊去就行了。那時你就走你為路。怎樣？」把手槍往桌上一放。

「讓他殺了我吧，我要給他一個耳刮子，」列甫琴科一想，就向米列爾撲去。門開了，闖進三個人來，一齊抓往列甫琴科底胳膊。

「呀……呀……呀，」米列爾吼着。「把他吊起來，讓他打打鞦韆吧！吊他十五分鐘。不，十分鐘吧。我今天是很慈悲的。」

二

門咿呀一聲開了，列甫琴科被推進到一間黑暗房子裡去了。他當下什麼也看不見。聽到上邊有音樂聲，他斷定，仍是處在這所房子裡，不過是下層罷了。過數分鐘後，他的眼睛在黑暗裡習慣了，才看見四周的情形。

房間並不大，有幾扇窗戶，可是，除了一樑安有鐵絲網的窗戶以外，餘下的窗戶都是釘閉了的。列甫琴科怕有危險，很小心地走到一窗戶前兩手把鐵絲網一曳。知道了，鐵絲網是釘得非常結實的。

「是……是，從這裡是出不去的，」——他想了想，又想走到黑角上去看一看時，驟然覺得手上粘粘糊糊的。他伸手一看，就呆住了：原來滿掌都是血。列甫琴科仔細看了看鐵窗，又看了看窗台、地板、牆壁和屋頂到處都沾了血污。「難道這都是人血麼

「？」他驚惶地想着，却不由的一隻手伸向窗台，用兩個指頭把凝結了的血一摸，血膏粘引得多長。凝結了的血，正好像糟朽了的皮革一樣是可以伸引起來的。列甫琴科的全身都顫抖着，牙齒成對厮打起來。「不會有這樣的事情！這不會是人血。」——他自言自語地跑到黑角上去了。他又看見在門框近旁還有一個血淋漓的手腕印。他腦海裡馬上顯出一幅鮮明的圖畫：一個血淋漓的人，衝向門前，錯過方向，掙在門框旁的壁上；列甫琴科懂得了，在這裡被拷打的人不是懦夫，而是忠心報國，至死不移的英雄。

門又開了，米列甯帶着兩個兵士進來了。

「哈哈，你在這裡，對不起，打擾你了。你又不作聲嗎？你真是個怪人，」又微笑一下。「在上邊我對你有些失禮，請你原諒。好，不把你吊十分鐘，只吊八分鐘，真的八分鐘，作爲我向你道歉吧。你也看着鐘點，不要叫這些笨傢伙，——他指着兵士——把時間延長了。只是八分鐘。」於是對那兩個兵士說了幾句後向門前走了一步，又回轉身來，向牆壁、屋頂、窗台一指，說道：「這都是布爾塞維克黨人底血呀。懂得嗎？你要放明白些。我很可惜你，你這年輕得很，你有愛人，還有母親。你想想，當你要：——他用手把嗓子一按，像老鸞一樣叫了一聲——的一分鐘時，你的愛人，尤其是你的母親心中要如何的戰慄啊，而且我要你做的事情並不多，請把我的人引過戰線去就是了。你可以相信，這是任何人也不會知道的。你可以說，你是迷失了道路，或者說別的也可以。」米列甯向列甫琴科底眼望了一下，轉回頭去，憤恨地說道：「這樣的眼晴簡直就應該剝掉。」走出房去，用力把門一關。

那兩個兵士把列甫琴科底衣裳都剝光，當下就把這些衣裳瓜分了。

「這樣，」列甫琴科心下判斷道，「他們既把我的財物，如同一個死人的遺產般瓜分了，這就是說要想從這裡活着逃出去是萬辦不到的。好，乘着未死的時候，給他們來一下吧。」

那兩個兵士把列甫琴科拉到屋頂底鐵環下，然後把兩條手巾綁在鐵環上，每條頭上結成扣，把扣套到列甫琴科底腋下。然後就把他拉上去了。當把他拉上的時候，列甫琴科甚至還笑着想道：「真是玩戲法。」可是不數秒鐘，他的頭暈起來了，眼睛也睜出來了，而身上那種難堪的疼痛竟使列甫琴科經過剛剛四分鐘的工夫就昏過去了。於是他們將他擡下來，全身澆上鹹水之後就把他擡在屋角上。當他甦醒過來的時候，手脚都不能動彈，頭竟像石頭一樣沉重了。

米列甫又走來了。他脚步輕輕，連毯帶毯地走來，剛一走到門口就說道：

「噢，愛爾的靴鞋怎樣？唔！唔！你並不是能支持八分鐘的英雄啊。不過，世界上從來還沒有人支持過八分鐘哩。八分鐘已經是最多的了。噢，怎樣，你還剩下有四分鐘呢。」

「列甫琴科向那兩條手巾看了一眼。還有四分鐘！受磨難的四分鐘。覺得可怕的，已經不是打鐵錘，而是這種等待了，等待再套上胳膊，頭暈起來，眼睛又睜出多長來，遍體又是難堪的痛疼起來。」

「我明白你的意思，」米列甫把身子微微一擺繼續說道：「在鐵環上是不很舒服的

。那末，就簡單不過了，——你把我的人引過戰線去就完了。他們就會像你們農夫常說的那樣，給你一路平安，把你放了。誰也不會知道你到這裡來過。你決定吧，」他走出去了。

列甫琴科又遭受酷刑了。把他吊起之後又用皮鞭鞭子鞭打他的肩膀，然後又很快地把他鞭子拔出來，鮮血一直噴向屋頂。他的手被扭了幾個彎，指甲也被剝掉了。他緊閉着口，一聲不響。以後又用皮棍把他腿、肋骨打了一頓。列甫琴科仍然是一聲不響。他把牙齒咬得緊緊地，只向一個方向望着，——望着自己的血淋淋的兩隻腳。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朋友，少尉亞爾才夫，又微微地笑了一笑，把牙齒咬得更緊，直看着那血淋淋地兩隻腳底趾頭。

到第二天，米列甫對於列甫琴科的始終不說話，再忍耐不住了，就命令道：

「如果在三小時內再不答話，那就把他拿去當活靶子吧！」又走出去了。

列甫琴科被送到街上，也被綁在那棵昨天綁着一個裸體紅軍戰士的柱子上。

恰在這時候，有一群人穿着農民服裝從一個街巷裡衝出來，他們都帶着步槍和手榴彈，只有十四個人。他們很快地散開了。手榴彈已飛向那間會發出音樂聲的房裡去了。總算他們從這個可怕地底窟戶向外亂跳，可是當即在街上碰上刺刀了。

政治委員列甫琴科看見亞爾才夫少尉也在十四人之中。

亞爾才夫

克復甲高地後，大砲的轟鳴，砲雷的炸裂，機關槍的噠噠和受傷者底呻吟，一切都寂靜了。地上鋪着的初雪被太陽溶化了，——竟似乎是春天復臨，萬象更新一般。加上一隻翠藍色的野鴿，突地飛來落在一尊大砲前底樅樹上，搖擺起頭來，儼如觀察情勢一般。

· 鴿兒！鴿兒！却不像烏鴉那樣。該地烏鴉之多，竟引起一切人的憎惡，使人每一看見這一團漆黑的，哇哇哇哇叫着的烏雲時就想立刻把牠消滅為快。可是現在飛來這個鴿兒，披著翠藍色羽毛的野鴿却引動戰士們回憶起家鄉來，人人都寫家信了，人人都把自己妻子、兒女或愛人底像片拿出來彼此互相停看着。每在前線上搏戰剛一完結，大家總是立刻就談論起自己的親戚，朋友，尤其是最親近的親人……妻子和兒女來。譬如，在幾天以前，亞爾才夫底妻子奧莉霞由維爾克村給他寄來了一張明信片。上邊寫着，家中一切都好；亞爾才夫底母親現在當集體農莊主席；奧莉霞底女友葉列娜生了一個男孩……。當時亞爾才夫本想立刻就寫回信，但因為：第一，聽說維爾克村已被德寇佔領了，第二，得到命令要收復甲高地，於是他就把明信片收藏在一個最可靠的地方，等到回轉戰線時再寫回信。

……他回到自己的掩蔽壕裡，坐在桌旁，找到報紙和燈水，才開始寫了一個他所最愛的字「奧莉霞」……就被打斷了……

忽然傳來了驚動各戰壕的消息——政治委員列甫琴科失蹤了。這是考良首先發覺的。他這天照舊在天一亮時就起來了，製備了早餐，喚醒了少校，又去喚醒政治委員。可是政治委員竟沒有在掩蔽壕裡。

「我以為他在少校處過夜呢，」副官驚惶地把兩手一伸說道。
於是就開始尋找起來。

昨晚夜深時有人在少尉亞爾才夫掩蔽壕附近看見過政治委員列甫琴科，以後又有人在苦澇附近兩國防地接界的地方見過他，過後又在小黑河邊與哨兵說過話，往後說不知下落了。大家忽然都想到了一個可怕的念頭。石洛夫少校也說出了同樣的意思。他就不願危險冒看德寇自動槍手——或如人間所謂「杜鵑鳥」——從四面八方發出的槍彈，跑往甲高地找到亞爾才夫說道：

「這是你們連上的恥辱，」說完就走了。

亞爾才夫坐到板鋪上就唱起關於蘭鐮夫的俄國歌來了。他唱的聲音低弱而悲哀，他不與任何人談話，也不回答任何問題。戰士們只看見他的額上現出深深的皺紋，總是目不轉睛地向着遠處呆望着。他就這樣的坐着，身子搖晃着，低着喉嚨，唱着蘭鐮夫想逃出牢獄的歌曲。他照舊式的唱法，把音調拉得長長的，將一隻手擽着耳朵，似乎是還有幾個歌人在他面前唱着一般，可是他的臉色却漸漸發青起來。

「他這樣會急死掉的呀；他的心會碎裂的呀，」勇猛的戰士笨笨手的克拉依諾夫說道。「要使他醒悟過來才好。」

大家都知道亞爾才夫是很敬愛列甫琴科的，大家都知道他心裡是異常難過的。大家都想盡力幫助自己的指揮官，可是不知怎樣是好。當時克拉依諾夫也就不顧危險地冒着德寇自動槍射手從四面八方發出的槍彈跑往樹林裡去，採了一些成熟的野菓就跑回來了，把這些金黃色的野菓，放在亞爾才夫面前說道：

「你所喜愛的……松鷄還很喜歡吃這個好東西哩，」他哈哈一笑，以為亞爾才夫也會跟着笑起來。但是他全不理會，仍然坐着搖晃他的身子，唱他的關於蘭鐮夫的歌曲。於是克拉依諾夫着急了，粗暴地喊道：「可沒有保全住朋友呀！」

亞爾才夫底眼睛轉動了。他的嘴略略一歪，看着克拉依諾夫說道：「你願意幫助我嗎？只是你要想一想，這是可以斷送你的青年生命的……你願意麼？」

「蘇格拉底爲自己的思想而死。白盧諾爲自己的思想而受火刑。還有很多人，」克拉依諾夫欣然答道，他很高興連長到底是開口了。

「哦，你呀，」亞爾才夫驚訝地拉長了喉嚨，「那末我們就走吧。」於是，他們向石洛夫少校請准後，把機關槍射手布年加羅夫帶去，當晚就動身走了。

過兩天後，就發生了大胆襲擊奧特拉得村的事件。德寇是知道有人準備襲擊的。他們的偵探報告說：在兩天前有三個人換上農民衣服

，渡過小黑河往小湖村找農民依爾基佐夫去了。他又把這三個人領到鄉村裡，在那裡有六個人附和他們，他們又往前走，已經是十四個人了。偵探隊長米列爾知道這個消息後就下令說：

「讓他們去招集吧。等他們招集多了，那時我們再來幹。俄國俗話說得好：『一網打盡』。況且依爾基佐夫又是我們的人哩。」

可是很快竟出了這樣意想不到的事情。十四個人把司令部打垮，把德寇打跑，並把米列爾用刺刀刺殺了，德寇由於這種突如其來的大胆襲擊，一下子嚇得神魂顛倒，直過了一小時後才想起派兵去追趕亞爾才夫來。可是已經晚了：亞爾才夫與全體隊伍已經穿過泥沼藏到茂林中去了。於是德寇知道亞爾才夫回去的道路是要經過小湖村的，就命令依爾基佐夫把他與亞爾才夫約好的一切事情通通辦好，同時在村外佈置了十五個騎兵和十五個偵探狗。

所有這一切，亞爾才夫是不知道的。就是連這個斜眼、矮小、輕浮的鄉下人依爾基佐夫替德國人當走狗的事情，他也是一點沒有猜到的。

二

大胆襲擊奧特拉得村莊，得把國政治委員列甫翠科「徒例子手兒刀下」活奪回來，——這就使亞爾才夫更加高興，更增加了他的勇氣。於是他帶領着自己的戰士穿過茂林，逕同小湖村裡奔去。

亞爾才夫以前就與依爾基佐夫相識。在幾年前，當亞爾才夫底父親還在世的時候，依爾基佐夫曾歷次到他們村上去收集贖質。當時亞爾才夫底父親曾評論他說道：

「依爾基佐夫是倒很會過日子的人，只是太見小利了；總是愛佔小便宜。見錢就眼花。」

在小湖村，首先出來迎接他們的正是這位依爾基佐夫，並且他還提議把他們引到鄰村去，這當然是很可奇怪的。亞爾才夫遇事都像作戲一般的慎重，把依爾基佐夫睨視了一會。不過，他那種殷勤地將他們引到鄰村，熱誠地指給他們往游擊隊那裡去的道路，以及他立到同意在廳牆上掛起幾件衣裳表示在小湖村上一切都平安無事，可以放心回來，尤其是那種稱他為「好朋友」的口氣，所有這一切竟使亞爾才夫為他所愚弄了。

「大概，他現在洗心做好人了，」——他就決意而大胆地帶着自己的隊伍奔向小湖村。

他在前面走，跟在他後面的是克拉依諾夫和布乍加羅夫倆人，抬着用德軍大衣裹着的政治委員列甫琴科。游擊隊員們又跟在他們的後面。亞爾才夫有時對於依爾基佐夫的忠實發生疑惑時，他就把隊伍停下，派偵探前去看。每次偵察的消息都不壞，尤其最後一次回來說：

「在依爾基佐夫的廳牆上已經掛起了幾件衣裳。」

「那末，往前走吧，」亞爾才夫高興地說着，並且就幻想着：他們回到自己的戰壕

裡，把石洛夫少校叫來，他正視着少校的眼睛，說道：「少校同志，請把加給我們的勳章取消吧。」所有的戰士們都要多麼歡天喜地啊！亞爾才夫除此以外什麼也沒有想了。

他們就這樣走着。

天色已經很晚了。泥沼裡已經升起刺臉的霧氣，湖泊上落下了三羣深秋的野鴨，遠方傳來了一隻母牛底吼聲。

亞爾才夫把這個聲音，斷定這隻牛是在德寇戰壕那邊，在「完全我們的地上」吼着。這就是說，很快就要到「家」了。於是他們走出森林，來到了林邊上，由這裡已看見那在依爾三德夫邊上掛起的衣裳。亞爾才夫一見衣裳就像久坐高椅裏望見天日一樣，幾乎喊出聲來了。可是他卻愣住了。他走到河兩岸料限前，低聲對他說道：

「依爾三德夫同志，忍耐一下吧，我們快到家了，」他正想對政治委員再說幾句話時，那日先從河的布乍加羅夫向邊跑來指着前面說道：

「指揮官同志，我看你眼睛裏沒有點綠腫。你看見馬頭和耳朵沒有？」

他們互相對了一下，的領着見：在高高的橋橋後面有幾匹馬站着。

「往這邊」，亞爾才夫咬着牙說，急下令道。「呵！呵！呵！我們定把他這個鬼朋友幹掉。將政治委員交給游擊隊，」他命令道。「布乍加羅夫，克拉依諾夫跟我來。」

於是，他三跨下去並自動槍對着院牆架好了。

克拉依諾夫和布乍加羅夫也隨着並排蹲下，待游擊隊剛隱沒到森林裡時，亞爾才夫就喊道：

「開火！」

那些馬都豎起兩足，連聲嘶地亂蹣起來了。德寇的自動槍手們也就從右方開槍亂打起來，正如戰士們所說『向天亂放』。亞爾才夫根據這種亂七八糟的射擊，斷定德寇並沒有準備進攻，只是等著把他誘入陷阱就是了。哦，你看，那些馬在樹林裡是如何的亂竄啊。那些兵士是如何在馬的後面亂跑啊。現在要是有機關槍把他們掃射一下多好！亞爾才夫把魁梧身子挺立起來，剛想要走近林邊從那裡去射擊那些正在追趕馬匹的德軍兵士時，布乍加羅夫把他的袖子一拉，說道：

「你看，那隻狗，偵探狗呀。」

一隻大偵探狗，像狼尋食一樣，把頭垂得低低的沿着小道跑來。就像箭簇一般在他們旁邊飛過去，還向游擊隊走的方向跑去了。布乍加羅夫正在瞄槍射擊，却被亞爾才夫把他止住了。

「我來打，我是獵人。我當這樣打鬼子哩。」於是他把槍一瞄，子彈就出去了。

那隻狗一連翻了幾個筋斗仆倒地上了。

「打中了，」亞爾才夫高興地說道。

可是此刻又有第二隻狗追跡而來。亞爾才夫又把第二隻狗結果了。當村子裡又跑出第三隻狗來時，亞爾才夫低聲向布乍加羅夫說道：

「你趕快去趕上我們的人，把這個情形告訴他們。狗比德寇還要厲害哩。再告訴他們說，要他們從柳世基諾村闖過去。」

布乍加羅夫就兩步併一步地奔向樹林，追趕游擊隊去了。這時克拉依諾夫竟作出無謂的舉動，他比貓還快地攀上樹幹去了，正想由上邊向德寇開槍掃射時，忽然中了子彈，竟如被射死的松鴉一樣碎的一聲墮下地來了。

「克拉依諾夫！」亞爾才夫叫了一聲就搶向他跟前，同時他看見第四隻和第五隻偵探狗又沿着小路從他們旁邊奔過去了。轉瞬間又聽到兩聲槍聲，亞爾才夫知道這是布乍加羅夫放的。「克拉依諾夫！克拉依諾夫！」亞爾才夫喃喃地叫着，把他的頭放在自己的腿上。「克拉依諾夫！」

克拉依諾夫底身體沉重起來，頭往下垂，嘴角上流出一股鮮血，由下顎直流到脖頸和衣領上。

「克拉依諾夫！」亞爾才夫又叫了一聲，並用力把他一搖，好想把一個人從熟睡中搖醒一般。可是亞爾才夫看見這是無濟於事的，就不禁痛哭起來。

三

天色已經完全昏黑。槍聲也靜止了。忽然由鄉村裡傳來德寇底隱聲，——他們說話總是大聲嚷着的。有人在大聲罵人。叫罵聲漸漸接近。亞爾才夫明白了，這是德寇向松樹方向走來了。他就抱着克拉依諾夫底屍首穿過稠密、漆黑、錯綜的樹叢，往森林跑去。克拉依諾夫底屍體竟重得厲害。亞爾才夫想道：

「人……死了是會如何的沉重啊。」

不一刻，他摸着一棵在地下的樹幹跌倒了，把手一伸，摸着一個往廢溝去的斜坡。他就走下溝去，用經常隨身攜帶的小鏟子趕快掘了一個坑，把克拉依諾夫底屍體埋好。

德寇的聲管更近了。

亞爾才夫當機立斷走着，自己也不知向何方走去才好，他明知此刻是找不到游擊隊所去的道路的。他現在想設法逃避德寇的追趕才行。他就繼續往前走營了。當他爬過一堆被風吹倒的樹木，穿過林內的壕溝，剛一走到一條小路上時，他忽然想起，他的那枝被子彈打壞的槍還在那棵空樹近旁。他慌慌起來，好像他在幼年時：有一次離開了大人，終於在樹林裡一躲，那時他爬上一棵樹上，用繩子把自己綁上，悄悄地在樹上坐了兩天，在樹頂上聽着槍聲把野獸引來。此刻他沒有了武器，他覺得像那時一樣的了，他覺得像有一枚子槍，可是總共只有五枚子彈。他很小心地踏看腳步，繼續向前走着，陣風吹來的時候總使他驚慌害怕，他走着，覺得是直向一個方向走去，可是當他碰到一棵倒在地上的松樹時，才明白是如中了槍的兔子一般，在一個地方兜圈子，於是對自己在想氣急，恨自己昏頭昏腦。

「哼，用什麼與人騙，什麼都糊塗了。想一想吧，從前是怎樣找着路的啊！先要判定一個方向，那方是南，那方是北，試試看，」他甚至吡叫了自己一聲，於是他就蹲在一棵松樹近旁，摸索樹上長的青苔。他知道，青苔只有在朝北的一面才生長的，他摸着一棵青苔之後，斷定出北面的方向，知道應向何方走去了。就大胆地向着一個方向邁步前行。

——向自己的家鄉維爾克村奔去，該村距小湖村總共不過十五公里遠。

●他大胆地走出樹林到了田野上站住了。只見前面不遠，約莫十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紅光照耀天際。顯然，是有一個鄉村起了火——廣闊的紅光映滿了天空，放出了許多濃黑的烟柱，烟，很像是燒着麥稈發出的，這就表明是燃着了許多屋頂。

「難道就是我們的村子麼？」他這樣想着，就更加加速脚步往前走著。

但是在樹林後已經升起了一層層光。再走是很危險了。他決定騎到草垛裡躲藏一天。他鑽進草垛後覺得全身溫暖，就耐然睡熟了。

忽然聽得說俄國話的聲音，他驚醒過來了，很小小地把草扒開望了一眼。

只見約莫有三十個人沿着大道從樹林裡走來。每個人的腰間都拴着一把斧頭。有兩個人拿着鋸。若沒有經驗的人，一定說這些人是伐木去的。亞爾才夫却是有經驗的，馬上就看出，鋸條是沒有包着的。照伐木人底規矩——一定裏用口袋或帆布把鋸條包起，並且在這些伐木人中沒有一個人肩上有雜物口袋。

「哦。這原來是……」亞爾才夫低聲自語着，就從草垛裡鑽出來了。他看見這些「伐木人」中有農技師劉賓。「劉賓同志！」他喊了一聲，就走向劉賓去了，劉賓猛一看見亞爾才夫竟慌張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了。

「技師同志，你好，」亞爾才夫說着，就把其餘的人也瞞了一瞞：認出他們都是自己同村人；竟向他們示了一個眼色：「唔。也幹起和平工作來了嗎？」他馬上向農技師問道：「我的母親在什麼地方？」

「母親？葉加切林娜嗎？」劉賓長嘆了一口氣，指着遠方快要熄滅的火光說道：「看見了麼？那就是我們維爾克村哪。」

「可是我的母親呢？她究竟在什麼地方？奧莉霞又在什麼地方？」
農業技師劉賓半晌不作聲。其餘的人也高低地垂着頭不說話。

「我的母親究竟在什麼地方？」亞爾才夫用力把劉賓一拉問道。

此時農業技師將近旁一人腰上的斧頭取下來，用指甲把斧刃試了一試，就遞給亞爾才夫，說道：

「這是給你的，你拿去吧。」

於是一切都明顯了。亞爾才夫靠在露珠滴滴的草垛上久久站着不動，眼珠都滯住了，只是呆呆地望着遠方。劉賓把他的肩膀一拉，說道：

「亞爾才夫，奧莉霞還活着，母親呢，却要爲她報仇啊。」

亞爾才夫把眉一皺，又轉向着農業技師。

「今天夜間需要往小湖村去一趟……要去找一個朋友。哼，真是狗朋友。然後再去尋找我們自家人，我們的政治委員列甫琴科在他們那裡。」

他們就起程走了。他們鑽到一個稠密的樹林深處，在那裡很安靜地睡了一會，晚上，大多數人都留在原地方，只有三個人往小湖村走去。

「依爾基佐夫就在這個房裡住。農業技師同志，你不是會說幾句德國話嗎，都忘了嗎，不要緊，只要聲音像就行了。你，」亞爾才夫向着第二個同伴，集體農莊底書記

里索夫說道，「你就裝做翻譯吧！你翻譯說，這位德國老爺，——指着農業技師，——要往游擊隊那裡去，所以換上了農民衣服。把我們狗朋友叫出來，叫到小河邊上去。」

鮑里索夫走到房子跟前。悄悄地把窗門敲了一下。窗戶開了。一個婆娘向外望了一下，大聲罵道：

「深夜裡來攪擾什麼？我的丈夫睡着了。」

劉賓學着德國人的聲調說了幾句。鮑里索夫翻譯道：

「沃里夫老爺想見見依爾基佐夫。他需要找到游擊隊。這並不怨我；我也是被迫……」

這個婆娘還在咕咕噥噥時，依爾基佐夫已經走到階台上了，一面走，一面就很自信地說道：

「可以。往他們那裡去的道路，我是知道的……哼，我……我的本領，就是飛着的鳥也可以把他抓住。」他就吹起牛來了，「我効勞。昨天有一個人到這裡來，要我領他到奧特拉得村去哩……」

依爾基佐夫就領頭走去，還咕咕噥噥地說着不停，可是，走到小黑河的擺渡處，他突然像石柱一樣，呆立在地上了。原來亞爾才夫，拿着一把斧頭站到了他的面前。

葉加切林娜底慘死

葉加切林娜是誰都知道的。不只是維爾克本村人，就是全區的人都知道她。她是一位面色紅潤，身材高條，體格健強的女子。尤其是她具有一種活潑靈敏的智慧和純潔高尚的心襟；葉加切林娜是從來不做虧心事的人。

「葉加切林娜是我們的女中英豪」，人們都這樣稱讚她，「耕田種地，為算頭一名。若是需要在會議上說話的時候，她就會把人說得無話可說。」

「真是一個火烈的女子。」

真口，她發言時，聲音像霹靂一般，做了虧心事的人就得馬上小心一些，她會把人說得臉紅耳熱；不管她是一個普通的集體農民也好，或是一個當權的人也好。

劉賓是一個本地農業技師，性情特別沉靜，他覺得她太激烈了，有時把她叫到一旁，低聲說道：

「葉加切林娜同志！你是很有天才的人！你是傍着田土長大的，你的腦筋像一塊極肥的黑土；在這樣的土地上播上種，定會長出豐美的果實來。但是……但是為什麼你總愛叫喚，到處都出風頭呢？難道你想比別人多要點什麼不成？」

「是想多要點，」葉加切林娜回答道。「我有三個鬼子，四個女兒哩。」

「哼，看吧」，農業技師咕咕噥噥地擡頭一低就離開地走了，她卻對着他的背影說道：

「真開始總會戰勝一切的！農業技師同志，這一點你要記着！」
當有許多男子——葉加切林那三個兒子也在內——被徵入伍的時候，集體農莊主席（也是被徵入伍的）與全體集體農莊商得同意後，很鄭重地說道：

「葉加切林那同志，任從那方面來講，你都有資格當主席，希望你要緊地掌住這面大旗。」

從這時起葉加切林那兒就掌管着集體農莊底事務。

「也是……選上了地那，」農業技師對葉說道。「早地裏種着許多好！」

「也……當上農業技師那，」葉加切林那對於葉也同樣地說道。「叫他去彈胡琴多好！」

可是當他們到田地上工作的時候，却不由地彼此照顧起來：葉加切林那對於葉是不善於和集體農莊民們說話的，葉加切林那却不很懂得對葉所精通的農業技術上的事情，因此，她常常對集體農莊民說：

「不要看他那手是很纖柔的，他的頭腦却是很有學問的：在種地方面，他真是一個神人哩，你們要聽他的話。」

• 在一個陰霾的早晨，德寇闖入了維爾克村。大隊由右方開過，把四十個兵士和一個軍官名叫克聊斯留在該村。這個克聊斯時時用鞭子敲着自己肥膩的腿，把集體農莊巡邏

了一遍，向着田地看了半天，然後動了一動舌頭，就向翻譯涅依曼咕嚕嚕地說了幾句：涅依曼是一個身軀矮短，鬚髮花白蓬亂，性情輕浮的漢子。他在克聊斯面前搖頭擺尾地遊說了一會，就轉向那位剛從糧倉裡走出來的葉加切林娜喊道：

「喂！克聊斯老爺非常喜歡這些田地、樹林、河流呢。」

「那還待說麼！」

「你知道麼？他要得到三百公畝田地的賞賜，並且連帶工人哩，就是說，俄國工人，你們不愁沒有活幹的呀！」

葉加切林娜把嘴一抿說道：「好吧，讓他望梅止渴吧。」

「真的，真的，他非常喜歡這些田地，」涅依曼又高叫道。

葉加切林娜一聲不響，往村莊走去了。她的心房縮成了一團，好像心中的血都流乾了一樣。她到了集體農莊經理處，坐在一根圓木上，自言自語地說道：

「哼，這個惡鬼想來吃我們汗血哩！」她把身一挺就沿着街道走去，敲着各家窗戶

，告訴各家家長：不要去作工。

當天晚上維爾克村底全體居民都被趕到集體農莊經理處去了。四圍都站着全副武裝的德國兵士。那個愛打扮的克聊斯走出門來站在階台上，翻譯涅依曼跟在他的後面。克聊斯微笑着向集體農民看了半晌，然後指手畫腳地向涅依曼說了幾句。翻譯很快地說道：

「克聊斯老爺很可惜他不會說你們國的話。他很愛惜你們，並且將來也會愛惜你們

。但是要作工，要把麥子打下來，送到倉房裡去。」

集體農民都把眼皮往下一搭，一聲不響。正在這個沉默的時候，葉加切林娜的嗓子

像鑿鐵一般地響起來了：

「是的，真愛惜，像豺狼愛惜綿羊一樣！不過我們不是綿羊哪！」涅依曼將她的話翻過去了。克聊斯馬上一抖，臉紅了一紅。接着又彈笑了一下，就向兵士下了一個命令。於是兵士們都執槍在手，並把機關槍也從院子裡拉出來了。農業技師劉賓爲解脫當下的危局起見，喊道：

「麥子麼？當然要打的。有誰會拒絕打麥子呢？就是葉加切林娜也……」

克聊斯用鞭一搖，兵士們把槍放下了，把機關槍也拉進院內去了。克聊斯虛虛地鼓了兩下掌，並向着農業技師點點頭，表示贊許。就在這一剎那間，農業技師劉賓簡直覺得作嘔起來了，好像他毆打了一個小孩似的。

可是第二天早晨，仍然是沒有一個人出來上工。還在晚上，會議散了的時候，葉加切林娜，就跑到農業技師那裡，身子一擺，好像是要給他一個耳刮子似地說道：

「吐你一口痰沫，還嫌太少了。你這個壞蛋！」

「葉加切林娜同志！」農業技師把她那强有力的肩膀輕輕地拍了一拍，顯然他的手是發着抖的。「你想要怎樣，想叫我們變成傻子，讓人家把我們又在刺刀上不成？要想，怎樣解脫難關才行啊。現在要怎樣做？你下命令吧！」

「放火！把麥子垛都燒掉！不要不去燒，他們也會去的；」葉加切林娜指着衆人。

「他們若是不去，我的女兒兒們也會去。若是女兒們不去，那我就親自去把麥子垛都燒掉。」

大家都同意他的主張。

克聊斯明白了，一切事情都操在葉加切林娜的手裡，因此晚上照舊微笑着，走到她家去了，並且深信不難把這個頑強的女人馴服的。

葉加切林娜對於這個喜容光臨並沒有驚訝；她在等着他哩，還在昨天，她就對自己女兒說過，要她們躲到森林中去了。她下了最大的決心來迎接克聊斯了。

翻譯涅依曼說道：

「克聊斯請你們把麥子採好。」

「我們的麥子，我們自己知道怎樣處理好！」這回答道。

克聊斯聽了這個回答就狂叫起來了。涅依曼又翻譯道：

「克聊斯老實說，你們村上的土地、田園、森林、麥子、倉庫、牲畜以及其他一切都屬於他了；希特勒領袖把所有這些都賜給他了。」

「對他自已先來種糧地，工作工作，然後再賜給別人吧，」葉加切林娜回答了，就翻身一轉，向着窗戶望着。

克聊斯急得用鞭子向自己的肥腿上一抽，而後忽地把手向上一揚，兵的一響把葉加切林娜臉打了一鞭子。她的臉上冒血了。克聊斯跑出房子，在街上向翻譯斥罵道：

「要他屈服！不要殺他；要屈服！屈服了以後再殺。」

約莫過了一點鐘後，涅依曼又帶着兩個兵士走來了。他拿了一張紙放在桌子上，粗暴地說道：

「喂！你這個潑婦！簽字吧！再不要你幹什麼了。」
葉加切林娜讀了一遍。紙上寫的是要集體農民上工的命令。

「不是我寫的，我不簽字。」

「那就不好了。你就丟臉了。」

「爲什麼我要丟臉？」

「我知道你有女兒。你是母親哩。」

葉加切林娜低低地說呀了一聲，隨身往櫥子上一坐，愁悶地望着窗戶想道：「我的女孩子們，是不是已經跑脫了呢？」

涅依曼把那張紙向前一送說道：「簽字就完了。」

葉加切林娜接過那張紙，又向着窗戶一看，照舊想着自己的女孩。慢，如果女兒們已經跑脫了，那我就懲治這個下賤東西一頓。

涅依曼看見葉加切林娜底神氣，就更加發橫了。他走到葉加切林娜跟前，用他那軟弱無力的手把她的肩膀拍了一拍說道：

「嘿！麥琳有什麼不得了哩？你是母親：還是女兒要緊哪。我是當父親的，對我最要緊的是我的孩子。就是這麼一回事。簽字吧！不然，你的女兒也就不會孝敬你了。」

葉加切林娜心裏的血沸騰起來了，說道：

「我們的女兒都是知道尊敬忠誠人們，鄙視胆小漢，尤其鄙視像你這樣的賤東西。」
於是她就在那張紙一抓，拋到他的臉上去。

「呵！瘋婆子！把她的衣服脫下來，」他喊着兵士說。「把她的衣服脫下，趕她到街上去！」

可是兵士們是很有經驗的。雖然涅依曼喊的是俄國話，可是他們却應聲搶到葉加切林娜跟前，就把她的衣服撕下來了。四隻骯髒手抓住她，扯轉她胳膊，把她連踢帶打，又捶又擗地打了一頓。涅依曼看見她那密密的頭髮披落到赤裸裸肩背上，就把頭髮點燃着叫道：

「我把你像魚一樣的來燒烤一下」。

葉加切林娜緊緊咬着牙根，一聲不響。

深夜裡忽然發出了使人驚魂動魄的號叫聲。還是由葉加切林娜家裡傳出來的，在寒夜裡傳揚到各條街道的遠方，把各家各戶的人都嚇醒起來了。人們都跑到街上，聽到是葉加切林娜底號叫聲，都舉着拳頭，低聲說道：

「搗打呀，搗打葉加切林娜呀。哼，狗東西！」

當葉加切林娜底號叫聲息止了的時候，全村的居民——男女老幼都不約而同，偷偷地，跑往森林中藏起來了。

天剛發亮的時候，農業技師劉賓和集體農莊底書記鮑里索夫把葉加切林娜底屍首用被子包着抬到森林來了。她是被刺刀刺破肚子斃命的。頭髮都燒掉了，右臉有一道鞭子打的血痕。

大家就在這裡樺樹下給她掘了一個墳墓。有一個人釘了一個棺材。人們一言不發、

一聲不哭地把葉加切林娜收殮了，又一言不發、一聲不哭地把她的棺材放到墳裡，掩上黃土了。

農業技師本想說幾句動人的話，使人人都深印腦中，但是他向大家一看，知道是用不着多說的，因此僅僅說了句：

「殺死她！看他們要用多少血來賠償吧！」

隨後他們每人都從葉加切林娜底墳墓上抓了一把土帶在身邊，就動身穿過了茂密的森林，涉過泥沼，找向自己的兄弟姊妹和子女那裡去了……

太陽出來了。樺樹上凍硬了金黃色的花蠟化軟了。一點一點地往下滴起水來，儼如檜樹都在啼哭葉加切林娜一般。

當天晚上，劉賓就帶領着用斧頭武裝起來的游擊隊闖進維爾克村，把德寇砍光，把鄉村四方八面都點起火來後，就隱藏不見了。

荒野中的人

戰線動搖了——德寇棄掉武器輜重狼狽竄逃了。德寇通常都是堅守每個小鄉村、小城市或高地不肯放棄的，可是這一次竟像決堤洪流一般不可遏制地逃跑了。在三十六天內，雙方爭奪獲得屢失的著名甲高地很快地留在後方了。當我們收復了甲高地時，我們在一個戰壕底牆壁上看見寫着一句半通不通的俄文：「同志們！打希特勒及其匪徒的狗臉呀！」看這句話，我們就知道希特勒底兇殘先鋒隊已被殲滅了。他現在從後方招來的人並不是完全可靠的。我們都笑了一笑，就又追趕敵人去了，奪回了我們的田地和森林，奪回了我們的城市和鄉村。於是這些陰暗淒慘的城市，鄉村，田地，森林，忽然又變成親愛愉快的了。

石齊夫少校今天決意要沿着前線到師部團部去走一走，看一看自己的戰友。他說

「我只帶着布乍加羅夫去。我喜歡這個小伙子。」

「爲什麼布乍加羅夫成了這樣沉悶的了？」

「他發愁阿。自從失落了亞羅才夫那天起就是這樣的，真是個好小伙子，又坦白，

又老實。」

「可是，關於亞爾才夫和列甫琴科有什麼消息沒有？」

少校不很確信地兩手一伸，說道：

「聽說在敵後方有一支游擊隊在那兒活動，根據他們那種勇猛的襲擊和某些其他消息看來，這個隊底領導人是與亞爾才夫和列甫琴科相彷彿的。也許就是他們呀。但這不過是我的猜想罷了。我以為若是他們還活著的話，他們一定想法通知了我們。」

在汽車裡，布乍加羅夫同少校並排坐著。他是鬱鬱寡歡，時常心神不寧地向四面觀望。當他們駛到了小黑河岸邊時，他把身子一抬，說道：

「就是這個地方，少校同志，當時我們和亞爾才夫同志就是在這裡反過去的。當時河水還沒有結冰，我們是泳過去的。哎呀！那時水真冷，冷得很呀！簡直使得我們像火燒一樣疼。就是這個地方……」

少校轉身向著他，把手放在他的腿上，低聲說道：

「布乍加羅夫。你的朋友是可以找到的。不要以為旁人會懷疑你；我們都相信你，並且知道，如果須要為亞爾才夫去死的話，你是一定會去的。這是我們知道的。」

布乍加羅夫望了一望少校的眼睛，也同樣低聲說道：

「我並沒有拋棄他。他命令我去追趕那抬著列甫琴科同志的游擊隊。他叫我去告訴他們關於偵探狗的事情。因為當時德寇放狗去追尋他們。這些狗簡直像狼一樣哩。我就隨著游擊隊的蹤跡跑去，這時又看見兩條狗沿著小道跑來了。我把槍一擲，兩條狗就次

第倒地了。後來我趕上了游擊隊，遵照命令把一切告訴了他們後，走到政治委員跟前告了別，我就向回跑……可是已經找不着亞爾才夫同志了。」

他對我們還說了很久關於他透過戰線的情形。着他的神氣，顯然他心裡是懷着一種不安的心思：他很怕我們不相信他——這是使他難過的，——但是使他更難過的，是他失掉了親密的朋友。

少校勸解他道：

「不要緊。你不要難過：我們是相信你的。」

於是布乍加羅夫把手一伸，但馬上又縮回了，大概他想起他是一個兵士，石洛夫是一個團長來了。石洛夫却微笑着伸出手說道：

「布乍加羅夫同志，祝你健康。」

二

冷颼颼的風在蓋着一層薄雪的殘破的田野上猛烈地吹着。田野是被砲彈、砲雷、炸彈、戰壕、戰壘、反坦克溝等等弄得殘破不堪了。

在丘崗上有一個村莊。樺樹都被燒得黑焦焦的。其實，鄉村是已經沒有了，只有些毀壞了的殘餘煙囪還在豎立着，再在一棵燒焦了的樺樹上還掛着一個舊犁頭。這個犁頭是當鏢用的。每天早晨它告訴村莊裡的居民說，成年人去上工了，兒童們該到學校去了。晚上它又響一陣，叫人們安歇。鄉村裡所剩下的就是這些了……冷颼颼的惡風在這個

毀壞得片瓦無存的廢墟上怒號着，聽得燒焦的樺樹吱吱作響。

石洛夫和他的同伴沿着街道走着，如果這還可以稱為街道的話。兩旁都是一堆一堆的瓦礫，腳下時時觸到砲彈炸片、彈殼、破車輪和炸毀了的德國鋼盔……再看，在那不遠的壕溝裡，插着長長的一排十字架。差不多在每一個十字架上都像人頭一樣掛着一個發黑的被子彈打穿了的德寇鋼盔。

石洛夫在一個高崗上站着。猛烈的風，把他那灰色的軍大衣吹得東扯西拉。石洛夫向着那破壞了的鄉村，向着那弄得凸凸凹凹的田野，向着那插滿了十字架的壕溝，向着炙焦了的樺樹久久凝視着。

石洛夫正要說話時，忽然看見一個人頭由一個小洞裡向外一閃又不見了。他只看出那人的驚惶眼睛來。至於他的面貌全被蓬亂的髮鬚蓋滿了，頭上戴着一頂自製的帽子，這頂帽子不是用麻袋就是用油布製成的——這都是以後才知道的。

布乍加羅夫連忙捂着洞口，問道：

「誰在那裡？」

沒有答應。

布乍加羅夫就拿起手榴彈。

颼颼地吹來一陣風，燒焦的樺樹皮吱吱一響——使人覺得悲慘淒涼起來。
布乍加羅夫把腰一彎又喊道：

「誰在那裡？」

只聽見洞口裡傳出了低啞的小孩子聲，然後又出現一個人頭來了。此時才看出那人臉滿蓋皺紋，一隻眼睛斜着。那人將布乍加羅夫拿着手榴彈的手腕向旁邊推開，就戰戰兢兢地站在他面前，把嘴張了多時，忽然兩手把瘦極的腰窩一拍喊道：

「自……自……自家人！啊！我們的人！」於是他轉向着燒燬了的房子，更加大聲的喊道：「自……家……人呵！」這時他竟不知作出什麼才好，只是在我們周圍迷離帶跳地走着，並且時時把我們搜索着，他甚至快樂得連氣也不會喘了，只是說：「我以為是他們……却是我們的……我……們……的！嗚嗚！我……們……的！」

布乍加羅夫打斷他的話說：

「你可是什麼人哩？」

「我麼？我就是……道……個房院的主人，」他伸手指着那一堆灰燼，他的興奮忽然冰冷了，低低地拉着喉嚨說道：「房院？就是這一堆。片瓦不存了……就是這一堆……是……是……嗚。」於是他因為風的吹打和內心的奮激，全身都戰慄起來了，乃把身上的襤衣緊緊一裹。「我也……也有個兒子，蒲申礎夫哩。他是個數學家。全村的人，都來找他替他們算賬。他一下就算出來了。這是他小的時候哩。以後他就往莫斯科教育人們去了。你看是什麼地方呵。成了個博士哩。我的……兒子……是蘇維埃政權給他打開的道路呵。可是，他們來到這裡却「把德國的甜頭來代替了蘇維埃政權」。什麼甜頭？這就是甜頭，」他氣憤憤地向灰堆一指。「我們生活得好好的。我們建設的。我們澆着背建設成的，可是他們來了，却把它燬了。你看，這就是「德國的甜頭」哩。」

石洛夫少校大步邁到他跟前，緊緊地抱着他接了幾個吻。然後把頭一轉，說道：

「風刮得真厲害。」偷偷地把眼淚一擦。

蒲申礎夫帶着驚奇的神氣望着石洛夫站了半晌，然後忽地高興起來，說道：

「接吻哩。呵！接吻吧，唔，噢！噢！可是爲什麼你這樣吻我呢？」

石洛夫就把認識他兒子，知道他是數學家，知道他是博士等等的情形都告訴他。只是把政治指導員蒲申礎夫在幾個月以前，在克復甲高地的戰役上受傷死了的事情沒有說出來。石洛夫沒有說出這件事情，只是又跑到蒲申礎夫父親的跟前緊緊地擁抱着他，接了幾個吻。

蒲申礎夫大概也感覺到一點了。他向着石洛夫看了半天，才慢慢地說道：

「很久沒有接到他的信了。不過我們在德國鬼子鐵蹄下已有兩個多月……也許在什麼地方有他的信吧。呵，你們爲什麼這樣遠遠站在外邊？走，到我的房子裡去吧，」可是馬上又想起來了，「到房子裡去？房子沒有了……那個地方又很黑，」指着那個洞說。我們就換荒野中的人一樣。你看，就是這麼一回事。哼，不要再緊。我們把野獸趕跑了以後，再來建設。」

正在談話的時候，有些人開始從各方走攔來。他們都是提心吊膽地走着，可是當他們一見來的是自家人，就馬上歡喜若狂，有一個人長吁了一口氣說道：

「終……久！終久是我們人來了。哎呀！沒有你們，這裡弄成什麼樣子了。」

「哈哈。他們真喜歡吃小雞。只要一看見雞，馬上就抓住，煮在小鍋裡，拿到酒廠

吞起來了。」蒲申礎夫把自己的兩個衣襟一敞，好像忽然熱得很一樣向洞口前邁步走去。「是的，不要緊。我們不會氣餒，——這就是我們最主要的武器。我們還活着哩！全村只剩一隻鷄了，可是我們還活着哩！」於是他向着洞口喊道：「彼得！」——來，把我們那個美人拿來看看！來吧！」

由洞口鑽出一個小孩子來，年約六七歲，也是衣服襤褸現着驚慌害怕的神色。他手裡拿着一隻花花綠綠的小鷄。小鷄底脖子上結着一條淡藍的絲帶，兩隻脚上也用同樣的帶子拴着。小孩還沒走到我們跟前。那些被燬掉房子的主人們就已圍上去，拿着那隻小鷄彼此傳看起來；用手撫摸牠，用各種親熱的名字叫牠。

此時蒲申礎夫很高興地微笑着，說道：

「你看牠是多麼伶俐呀。牠竟逃脫了。天一亮就跑到田裡去，一到晚上又馬上回到我這個洞裡來。牠好像懂得：不要落到德國鬼子手裡呀，他會把你吃掉的。全村只剩這一隻雞了。牠可以給我們孵小鷄。你真是聰明伶俐呀。」他也把牠撫摸了「一下」。

於是人們又都用極親熱的名字呼喊牠。只有一個女子把兩手互抱在腋下，站在一旁。看她的樣子約莫二十五六歲。她那兩道濃眉微微的皺着，眉下的兩個栗色的大眼睛聽聽愁悶悶地望着。兩眼紅潤潤的，竟像要流出血來一樣。一望而知她是一個非常慈愛的母性。

她走到少校跟前，笑了一笑，臉上現出溫柔、撲實、引人依戀的神氣，說道：

「我看你，好像是石洛夫同志？」

「是的，」石洛夫答道，「是的。」

此刻所有的人都轉向石洛夫來了。

這個女子伸出手來，把石洛夫底手緊緊地握了一握說道：

「我們都要感謝你……我還想問問，亞爾才夫現在什麼地方？」

布乍加羅夫搶到她跟前高聲喊道：

「奧莉霞？是的麼，你是奧莉霞麼？你是亞爾才夫底愛人，對麼？」

「我是他的妻子，」奧莉霞溫聲答道。「當我還是姑娘同他遊玩的時候，曾是他的愛人，可是現在已經是他的妻子了。你想說什麼？」

石洛夫少校把炮領到一旁，同她說了幾分鐘的話。

隨後這些來賓們與大家告了別乘着汽車走了……他們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還看見那個燒燬了的村莊，焚焦了的樺樹，以及被德寇弄到飢寒交迫的人們哩。

少校說道：「回去。到戰場去。要為大家報仇去。」

生 活

古爾也夫城的周圍有沙漠，有高高的碧綠的茂草，有廣闊的曠野一望無涯。巴什基爾和卡爾梅克顯赫的駿馬和千千萬萬的牛羣都在這肥甘的茂草中牧放著。

眼色黃而微眇的布乍加羅夫就是生長在古爾也夫附近。他生於一九一八年。他的俄國話說得很不好。但他是具有一種索學好問的精神。無窮的毅力，渴求戰勝的熱忱。當他剛滿七歲的那一天，他父親依照祖先慣例，把他放在一匹沒有鞍鞍子的敞馬上，用力一擡把馬趕回草原去，那馬就像瘋了一樣在凸凹不平的沙地上飛跑，闖進茂草，一頓一仆總想把那個沒有經驗的乘客從自己的背上摔掉。但是布乍加羅夫却抓住馬鬚像扁蟲一般，釘住在馬背上，一直到那馬跑到同樣善跑的馬羣裡。這裡有一個牧夫才把小孩從馬背上接下來，說道：

「你定會是一個身強力壯的真正男子漢。」

他就是以這樣一個身強力壯的真正男子漢來到石洛夫少校團裡的。布乍加羅夫請求學習開放機關槍，他說：

「我們的曠原養成了我們的好眼力，好得很的眼力。你看見那塊很遠草地上的曠原

麼？不見吧？可是我卻看得見些。曠原訓練着人們眼力看見遠處哩。」

他始終就把俄國話學好了。他每當下課或者閒空的時候，總是走到林邊朝遠處望望，這時也就一定有人向他喊道：

「布乍加羅夫！到我們這兒來。說說故事或者唱唱歌吧。」

於是他就講起海上的情景，沙漠中的旋風，怎樣撈魚，怎樣教練馬匹等的故事，或者說唱起他那悲哀動人的歌曲來。有一次他曾說及使他失望的事情。他在中學唸書，畢業後曾想進阿斯特拉罕魚業研究院竟沒有達到志願。

「我喜歡撈魚，不是用釣鉤，而是用魚網。……把網撒下成羣成群的往上撈哩，一下就是五六千普特。嗚呼！……魚在網裏就像一團乾飯一樣；拿一個棍子投上去，棍子會發在那裡不倒哩。那時我們唱的歌是多麼好啊！詞句並不多，很少幾個字……「來……來，我們的，嗚呼！」就完了。只是一人一句地接着唱。一個人唱「來……來」，另一個人唱「我們的」，第三個唱「嗚呼」。這樣就得出像海浪一樣聲音。裡邊嗚！這樣的海是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個來的。」

「哼，找不出第二個，」有人反駁道。

「真的，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了。它在風平浪靜的時候，是極美麗的……特別是當太陽落水的時候，它現得更為溫柔可愛。可是當着海風猛起，那你就站穩些呀，不論連你的骨頭都會隨散的。你看，多麼好的海啊！」

布乍加羅夫在戰鬥中已受過好幾次傷，但是從來沒離開自己的機關槍過。不久以前

，他腿上又受了一傷。鄰近的機關槍手，跑來說到：

「布乍加羅夫，我給你把靴子脫下來吧。」布乍加羅夫答道：

●「你若是給我脫靴子，那你的機關槍就成了沒娘崽了。不用，你去掃射吧，我爬到樹叢裡去，自己去脫好了。」

晚上，戰鬥完結後，有幾個同志來看他，給他帶來了他最喜歡吃的燉羊肉。當他們稱讚他那種堅強和勇敢精神的時候，他卻簡單地說道：

「那有什麼，保護祖國，就是保護自己。我不願意死，國家也不願意亡，所以我要打仗。」

今天是戰鬥最激烈的一天。

天剛一亮，敵寇在大地村建築工事之後，為掩護退卻的部隊，忽然來衝鋒了。或許是由於他們的偵探報告說石洛夫他底人力並不多，或許是由於他們受有命令，要他們「聲東擊西」，總之，在天剛一發亮就從村莊後面發出了轟轟的聲音和自動槍亂七八糟的射擊。

不一刻石洛夫得到報告，敵人並不是由右翼轟轟響着的方向，而是由左翼寂靜無聲的方向舉行衝鋒。敵人也學了石洛夫底手段來欺騙石洛夫。

石洛夫微笑了一笑，就把布乍加羅夫和他的朋友帶着兩架機關槍派到槍炮轟鳴的方向去。

布乍加羅夫得到命令之後，便到林邊近旁架起了機關槍。雖然天色還很昏暗，可是

他這目光如炬的眼睛就已看見喧嚷的敵人，向他們開起火來了。德寇沉靜下去了。可是，不一剎德寇照着布乍加羅夫和他朋友佔據的林邊，開起猛烈的迫擊炮火來。

砲火把樹木打倒，連根拔去了，轟起來的土竟像火山噴出一樣紛紛落在機關槍手們底頭上。當時他們想把機關槍移到另一個地方的念頭真厲害，簡直厲害得不可克服，那怕是移到那個小溝裡去都好，那裡很安靜，那裡有一堆披著霜雪樹叢，被風颳得搖搖擺擺，這也是很難難見的。

布乍加羅夫說道：

「這是命令。長官底命令必須準確地執行。不然，我們雖可救全自己，却會使我們的同志們遭害的。爲要執行命令，就讓迫擊砲的火射到我身上來了，我還是不離開這個地方的。」於是他又向着那看不見形跡——只憑聲音猜想是在溝那邊——的敵人掃射起來。

布乍加羅夫忽然看見左面有人穿過深溝，緊緊伏在斑白的草地上爬來。在黑暗裡看着頭上鋼盔很顯明辨別出是什麼人，是自家家人還是敵人來的。可是布乍加羅夫底眼睛是很銳利，他就向自己的朋友喊道：「開火！」

當即聽見深溝裡有人叫喊道：

「自家家人！自家家人！不要開火！」

「真的，別打着自家家人呵。」布乍加羅夫底朋友警告說。

「開火！」布乍加羅夫憤怒喊道，他自己馬上就放了一排子彈。

那些從溝裡爬來的人，一跳而起高喊「烏拉」向前撲來了。布乍加羅夫不僅眼睛銳利，並且聽力也很敏捷。他一聽聲音就斷定這是德寇賊的「烏拉」，他就對他的朋友說道：

「這是他們喊的「烏拉」，——好，我們來叫他們喊「救命」吧。」於是兩架機關槍一齊開始把敵人一個個都射倒了。

敵人動搖了，兩手一鬆，把槍一拋，就逃跑起來了，可是兩架機關槍掃射着他們，把他們一一摔在地上。

「喂！加力！加力！伙計，加力呀！」布乍加羅夫很得意地笑着說，可是馬上又看見在很遠的地方有一個砲雷爆發了。「瞧着我們放呀。已放得很準呀。」他剛想把機關槍拉開，但是沒有來得及：一個砲雷就在跟前炸開了，接着又是第二個……爆炸起來的泥土竟把他掃到一旁，與機關槍隔開了。布乍加羅夫覺得眼睛很花，手緊緊地抓着地——抓着斑白涼硬的草，嘴唇不由地吃起雪來。

二

晚上，布乍加羅夫已在醫院裡躺着了。他是被彈片擊傷了背脊。醫治他的就是安娜妮娜小姑娘，她那細軟而銳敏的小手，每一接觸都是覺得無限的舒適。

「布乍加羅夫同志，」她說道。「你知道麼，你朋友亞爾才夫底妻子——奧莉霞今天到這兒來了。她想到我們醫院裡來工作。你沒有把自己的朋友亞爾才夫忘了吧？」

安托妮娜小姑娘懂得，對受傷的人需要說他親愛的人。

「呵哈！呵哈！」布乍加羅夫說着，就想坐起來，可是背痛得使他不能動彈。「請你叫她來吧，」他微笑着說。「我這兒藏着的兩張片子哩。這是她曾經拿才夫同志寄來的，當我們要離開歐陸時，我在亞爾才夫家裏翻箱倒櫃找到了這張明信片，就把它帶在身邊了。」

在這個時候，有兩個人走進病房來了。其中一人蓄着鬍鬚，另一個人是刮了臉的。有鬍鬚的人牽着刮了臉的人底手，使牽着子一樣。他們倆都站在門口，刮了臉的人却把臉完全轉向另一方，說道：

「你好，布乍加羅夫，你好呵！」

安托妮娜小姑娘還沒有來得及看清客人時，布乍加羅夫就已喊道：

「列甫琴科！政治委員列甫琴科同志！」

「朋友，布乍加羅夫，你好呵，」第二個人，有鬍鬚的人也說道。他扶看列甫琴科坐在椅子上後，即走到布乍加羅夫跟前，蹲下，緊緊地吻了他好幾次——真像長兄吻愛弟一般。

布乍加羅夫竟像小孩一般哈哈地笑起來了。

「鼻子！鼻子！」，他笑不可遏地喊道。「安托妮娜……小姑娘……你看，在這個鬍子上是亞爾才夫底鼻子呵……我的朋友亞爾才夫底鼻子……」

於是他們都緊緊地圍在布乍加羅夫底床跟前去了。後來亞爾才夫又把政治委員列甫

琴科牽到桌旁去了。

「莫非他成了瞎子了？」——布乍加羅夫這樣想，說着他的眼睛。

列甫琴科處兩隻眼睛是清亮的，並且還略略蒙着一層淚水。安托妮娜小姑娘在他跟前站着，用她那細小敏捷的手指，溫柔親熱地撫摸着他的肩膀（看手的舉動，就可以知道人底愛情的）。因此布乍加羅夫就猜道，安托妮娜小姑娘之愛列甫琴科，完全不像愛其他的人一樣。遂說道：

「嘿，接個吻吧，我請你們，接個吻。」

列甫琴科撫摸着安托妮娜小姑娘的手腕。布乍加羅夫又斷定，列甫琴科的全副心情都經過他的手傳遞給安托妮娜了。只見他將手上伸摸到她的肩膀上，以後又摸着他的臉，最後摸着她的頸低聲說道：

「桃兒！我親愛的桃兒……我看見你了。」往病房來的門砰地一聲開了，石洛夫少校站在門跟前。他仍然穿着那件已被子彈穿了洞的軍大衣，現着興高采烈的神氣。剛到門前就喊道……

「兄弟們，我祝賀你們！」

他往前走了一步就站住了。他感覺驚訝：本以為列甫琴科也會像亞爾才夫那樣站起迎向前來，可是列甫琴科對他的問好，只是把頭一點，然後才起來，也不放開安托妮娜小姑娘，却向另一方向走了一步。石洛夫馬上明白了，他的朋友政治委員列甫琴科眼睛瞎了，便親自走到列甫琴科跟前，看他那濕潤的眼睛看了一下，緊緊地抱着他，接了幾句

吻，說道：

「列甫琴科同志！我的親愛的知心朋友呵！」

「是的。你看，我只有用手來代替眼睛了。」列甫琴科把兩手一伸便把安托妮娜小姑娘抱住了。

「德國鬼子把他……」亞爾才夫解釋道。「拷打……我們是從架子上解下他來的哩……我們把他救出後，過了兩天，他的眼睛就失明了。」亞爾才夫抓着自己的鬍子，現出青年眼睛的微笑，又補充說道：「可是我們後來替我們政治委員底眼睛報仇，也給了他們一頓厲害的苦頭。」

列甫琴科也笑了，他伸出右手摸着石洛夫低聲說道：

「我的朋友，你還是和先前一樣。真的，你身上的火藥氣味更厲害了。」

「你身上也有火藥氣味哩。」少校答道。

「我知道，也聽見說你們帶領你們的游擊隊員在他們後方所作的事情。這不只是我知道，祖國也知道你們的事業哩。」

他們在病房裡圍坐在布乍加羅夫底床鋪跟前，個個搶着敘述這幾個月來的生活情形：打仗，前線的動人感覺等等。安托妮娜小姑娘挨着列甫琴科坐在地板上，把兩手放在他的膝蓋上，帶着溫情撫愛看着他的眼睛。列甫琴科敘說起自己的歷史來了。

正在這個時候，奧莉霞走進病房來了。她沒有帶門，站在門口，身子搖擺不停，看看就要跌倒了。亞爾才夫急忙搶上前去把她抱住了。

「想死人的！」她只說了這句話。

於是他倆就一同向著敞開着的門走出去。

坐在病房裡的人都寂然無聲，目不轉睛地從窗戶裡看着亞爾才夫和奧莉霞穿過院子，走到很遠的一所房子裡去了。

(R)